



唇齿留香的“菜蒲头”

■吴建昌

前几天,我开车送二表姐回窑廊(干窑),就顺便去了一趟在乡下的大表姐家。今年春节因故没有去大表姐家拜年,老娘特意关照回乡下时一定要到大表姐家里去一趟。待我回家时,大表姐叫表姐夫从自家菜地里割了满满的一大袋带有“菜蒲头”(青菜的根部在方言里叫“菜蒲头”,也称为“菜蒂头”)的青菜梗,说是给我们尝尝时令菜。大表姐说:“现在的青菜梗与‘菜蒲头’非常好,拿回去用油炒一炒,放点鲜酱油,味道不比鱼、肉差。”大表姐说得没错,这个我是知道的。因为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,对春天的青菜梗、“菜蒲头”的味道并不陌生,只是后来离开了农村,再加上老家没有了种菜的地,所以也就很少有机会吃到新鲜的青菜梗与“菜蒲头”了。

回到家,看着马甲袋里带有“菜蒲头”的青菜梗,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孩提年代,仿佛看到当年母亲会变着法让“菜蒲头”成为美味佳肴的场景。记得那时候,每到冬至以后,家里就要腌咸菜了。腌咸菜的青菜是自家自留地上种的本地青菜,我们叫它“杜种菜”。这种菜身矮、叶子大、根粗壮,很适合腌咸菜。腌咸菜前,先要将青菜的根部切掉。切掉的青菜根部就是“菜蒲头”。咸菜通常要腌一大缸,可以吃到来年春天。一大缸咸菜就有了一大摊“菜蒲头”。这一大摊“菜蒲头”自然是不会扔掉的,母亲会用来做“霉菜蒲头”。母亲用菜刀细细地削掉根须,把“菜蒲头”削成一个个小陀螺似的,而后把它们洗干净,摊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整天。到了晚上再倒入小缸中,用清水浸泡一昼夜,等到“菜蒲头”上泛起白沫,捞出来摊在匾里,放在阴凉处沥干水分,然后装入菜篮里。篮口用旧报纸包住,再用细麻绳紧紧扎住报纸,让篮里的“菜蒲头”闷起来发酵。春夏间,“霉苋菜梗”也用这样的方法处理。过了七八天时间,霉香味就会从篮口的黄纸处渗出来,渐渐飘满整个灶间。香味一出,说明“菜蒲头”已经“霉”好了,可以吃了。烧饭时,母亲用筷子将“霉菜蒲头”从篮里挑出来,放入碗中,再滴上几滴菜籽油,往蒸饭架上一放,盖上高锅盖。等锅里米饭蒸汽上来,那“霉菜蒲头”的

香气也伴随而来,“霉菜蒲头”的香味真是吊人胃口,我们只盼着早点吃饭。吃晚饭时,全家人围坐在桌子四周,咀嚼那绿中泛白、酥而不烂的“霉菜蒲头”。“霉菜蒲头”外皮是硬的,里面的“肉”呈果冻状,咬住一头,用力一吸,“肉”即入口中,酥烂的“肉”在嘴巴里、在舌尖上形成一种用言语难以描述的鲜味快感,绝对是下饭的妙品。全家人齐动碗筷,胃口大开,“霉菜蒲头”连汤很快被我们风卷残云般一扫而空。我最喜欢把“霉菜蒲头”汤倒在饭里拌着吃,那滋味不亚于吃山珍海味。“霉菜蒲头”,味道鲜美,作为时令菜,其自然韵味悠悠,让人回味无穷。

春节一过,大地回春,上年冬天种下的越冬青菜开始长出菜心了。吃罢菜心,剩下的青菜梗仍然是一道美味的蔬菜。菜梗分为两种:一种是油菜梗,一种是白菜梗。油菜梗就是“杜种油菜”掐去菜心后的梗。“杜种油菜”是专门用来掐菜心的,它有别于专门用来榨油的胜利油菜,是用来腌制咸菜心的。油炖咸菜心是我们这边一道十分有特色的下饭菜。等到正月初二月初三,菜心落市后,就可以吃菜梗了。“杜种油菜”的菜梗,比白菜的菜梗来得“瘦”,皮薄、筋老、肉少,且烹煮极为简单。母亲把它洗干净后,晾干水分,切成小段。镬子烧热,倒入少量菜油,放入菜梗稍加煸炒,加适量清水,同时放些桂皮等香料,用柴火猛烧,待快熟时加少量鲜酱油,此时锅内溢出的菜梗香味就会充盈整个屋子。白菜梗来得粗壮,皮肉厚多,尤其“菜蒲头”的“肉”更加厚实,适合清水煮。母亲把洗净的白菜梗连同“菜蒲头”同样切成小段,放进镬子里,再加入一定量的水(水面没过菜梗即可),然后将水烧开后,再用小火慢慢地焖煮,直到把镬子里的水快要煮干时加入酱油,就可以美美地享受这道齿间的美味了。

冬春两季吃“霉菜蒲头”和红烧青菜梗,但菜梗的吃法并不止于此。母亲是心灵手巧的人,她会在暮春时节将去年冬天腌制的吃不完的咸菜,一棵一棵地晾晒在竹竿上,晒成“梅干菜”,以备夏天吃。当然最好吃的“梅干菜”是暮春时节腌制的芥菜干。

每到夏天,母亲会把“梅干菜”的叶做“梅干菜烧肉”,“梅干菜烧肉”存放的时间长且不容易变质,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冰箱。剩下坚硬的“干菜蒲头”则又成了家里饭桌上的佳肴,母亲总会变着法用它烧出各种各样的菜汤:“干菜蒲头番茄汤”“干菜蒲头豆瓣汤”“干菜蒲头笋尖汤”等。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用“干菜蒲头烧河蚌”这道菜了。小辰光,乡下每条河的河水都是清澈的,在炎热的夏天里,清澈的河里螺蛳、蚬子、河蚌随处可见。我们兄弟三人花一个中午就可从红旗塘里摸到一大脚盆河蚌,这些河蚌经过母亲的巧手,晚饭的桌子上就会有“干菜蒲头烧河蚌”这道可口下饭的农家特色菜。到现在,住在乡下的三叔一到春夏初就会给我们送来自家晒的“梅干菜”,但通常是用来烧肉,不太烧汤,因为妻子女儿不喜欢吃“梅干菜烧汤”,少数服从多数,我只好“忍痛割爱”了。随着年岁增长,考虑到身体,那“霉菜蒲头”更是远离了餐桌。

小时候的饭桌上,“霉菜蒲头”、红烧青菜梗与“梅菜干汤”是“常客”,“梅干菜烧肉”则是“稀客”。“霉菜蒲头”那特有的“霉味”、特有的“香味”、特有的“鲜味”会时不时地浮现在脑海里,每当想起,我也会耍点“赖皮”,“央求”妻子“开恩”,做一点“霉菜蒲头”,让我重温一下儿时的岁月,妻子也会酌情满足我的“请求”。

“拿去烧吧,我等着吃美味喽!”妻子将清理好的“菜蒲头”篮子传了过来。听到妻子的话,我的思绪才重新回到了眼前。

晚饭时分,由我下厨的“红烧菜蒲头”准时地摆上了餐桌。微微泛红的酱油浓汁包裹着翠绿的“菜蒲头”,显得十分诱人。夹一段,咬一口,酥香的菜梗“肉”就从菜梗外皮里“溜”出来,“溜”到嘴里,滑滑的、酥酥的、香香的。

“不要说,真的蛮好吃的。”妻子一边嚼着“菜蒲头”里面入口即化的菜梗“肉”,一边赞叹道。

吃着自己烧的“红烧菜蒲头”,闻着清淡的香味,我心想家就应该有这样一种熟悉的味道。这种味道,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柔软的一部分,也是荡漾在心底一辈子割不断的东西。

春芽

■郑凌红

春天来时,不打招呼,不打草稿,总是静悄悄。

她希望你自己去感知,去投入,去聆听。当你身心感到舒畅时,春天就来了。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。没有特定的形容词,没有固定的印象,只有那种早上很容易自然醒,晚上不容易入睡、中午犯困的游离交错。当然,还有草木葱茏的清新、百花竞放的躁动,由浅入深,或湿润,或浓烈,或艳丽,或明媚,这是春的感觉,是春天传给你的信号。

原来,春天是“拿来品”。春的颜色,是“咀嚼”在心里的。

前几日,在朋友的茶叶经营部小憩,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了老娘亲手摘的春茶,说是“私房茶”。也对,现在还没到春茶大量上市的时候,这自然算是早茶。他说:“老娘爱劳动,在自己的茶园里摘茶,还可以领到儿子发的工钱!”

我听了淡淡一笑,端起杯子一饮,觉得这茶的口感很纯正,比以前喝过的还有味道。看着茶叶在开水的浇灌之下,根根倒立如“杯中森林”,曼妙流动似“水中芭蕾”,芽叶舒展,呈现出一个泛绿的春。

茶是春天的嫩芽,值得咀嚼,需慢慢品味。茶水嚼一嚼,在口腔中荡漾,静听时间的脉动,在每一片茶叶里,苦涩中透着清香。

春天亦然,这新鲜的三月,也是二月余寒未全消的回甘。河水,应了柳枝的召唤,变得柔和温暖起来;树,散开枝叶勤奋地长;鸟,发着呆,看到绿意透过春的毛孔走过来;小溪,映出树的青黛和野花的缤纷。倘若再有闲暇,趁着好心情,可以轻易地在路上、水边、田间感受到心的绽放。

春天的大自然,是一幅绿色的画卷,一眼望去都是郁郁翠绿。竹子,以少女的风姿,摇曳着青春。茶树一梯一梯地延伸,每一株像绿的盆景,经过修剪,整齐地抽着叶片,身临其境,定然绿得心跳加快,酥得神清气爽。

喜欢春天,喜欢茶叶冒出的新芽。夜里可以安稳地睡觉,清晨香甜地喝粥。尽管脚步很轻,却走得很快,好比如我们曾经以为念念不忘的日子,一不留神,就成了甜蜜的回忆。

吟春(楹联)

■钟迪良

春柳

凭风抒愿,不分城乡,情怀多柔无杂念;
沐雨修身,无论田野,碧绿一帘有韵诗。

春花

风吹之处,引客盛开,一抹娇嫩显滋润;
细雨来时,怀诗颂咏,几多光景溢芳华。

春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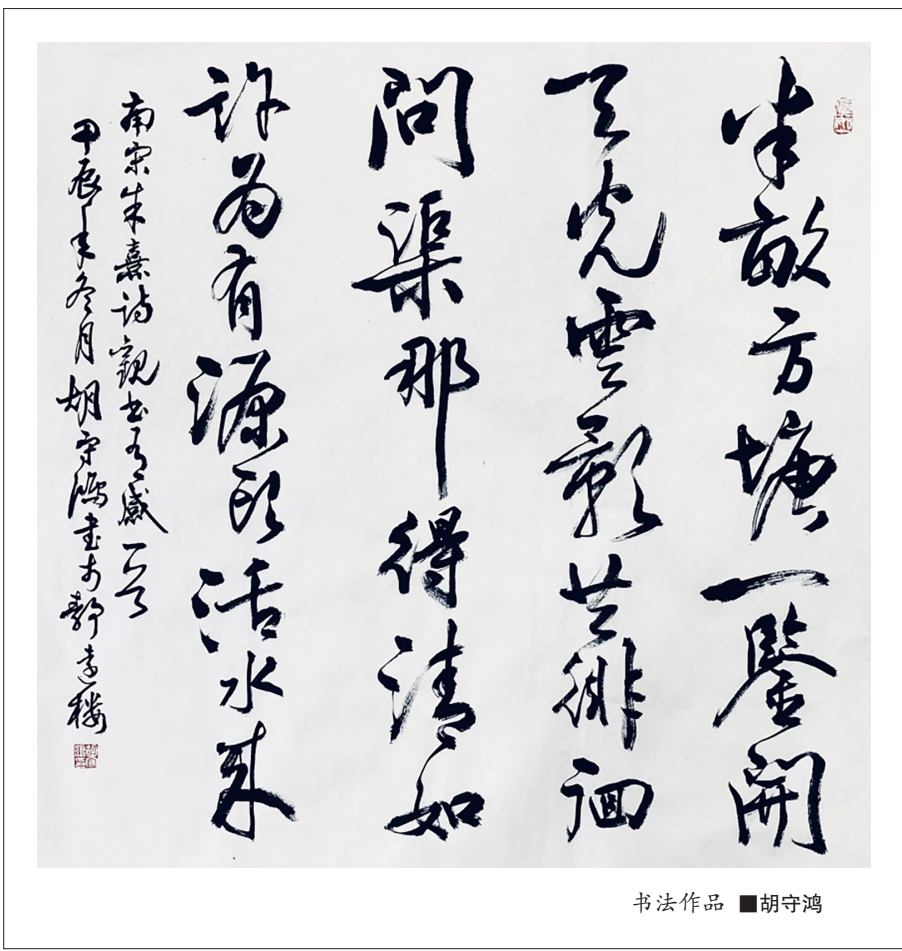
虚怀若谷,不负春风,新雨之时身有节;
从善如流,追梦梦想,天地之间品无私。

春约

满座春风,约上好友,幽坐趣乐话人生;
一庭时光,邀来亲朋,闲情雅致叙岁月。

春吟

一年春好,最忆花时,雨涤天地景象奇;
几度风吹,粉红雅韵,芳菲人间绕馨香。



书法作品 ■胡守鸿

有朋自远方来

■王家俊

在岁月的长河中,总有一些记忆如璀璨星辰,镶嵌在心灵的天幕上,熠熠生辉,而最近一次与几十年未见的老同事之子小勤的重逢,恰似一颗久未谋面却依旧耀眼的星星,照亮了我平淡生活的一隅。

上世纪60年代,我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在西塘工作。先在塘东街小学,后调往北栅小学,有幸和小勤母亲成为同事,并成了近邻。因他们夫妻俩一直分居两地(她丈夫在绍兴工作),故迟迟没有孩子。1968年的冬天,我的这位同事终于有了第一个孩子——小勤,给当时宁静的校园添了一抹别样的生机。小勤如同春日里破土而出的嫩苗,在家人的呵护下,在邻里的关怀中茁壮成长。小勤的出生,也丰富了我

枯燥的业余生活,一有空闲,我就抱他、逗他,我看着他蹒跚学步到奔跑嬉戏,从牙牙学语到能言善辩,从进小学到上高中……他每一个成长的瞬间都像一幅幅温馨的画面,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然而,时光的车轮不会停下,命运的轨迹也悄然发生着改变。那年,有关方面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,和丈夫分居多年的小勤母亲被调往绍兴工作。小勤母亲、小勤,还有负责照料其全家生活的小勤祖母,举家离开了他们生活多年的西塘。那一天,古镇的石板路似乎也多了几分惆怅,我给小勤和我儿子各买了一顶帽子以作纪念,并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背影。我知道,一段熟悉的时光将就此画上句号,而未来的日子里,那份同事、邻里间的情谊,只能在回忆里延续。

几十年的时光,如白驹过隙,匆匆而逝。曾经的少年小勤已步入中年,而我也早已退休,如今已是耄耋老人,和老伴在县城安享晚年。本以为过往的人和事,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模糊,可命运却在今年春节为我们安排了一场意外而又珍贵的重逢。

那天,我像往常一样在家中看书、写作。突然,一个电话打来,是小勤,他说有事来嘉善,想

来看我,问我住哪?我马上告诉了他我的住址,并用微信发送了位置。约莫一个多小时后,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屋内的宁静,打开门的瞬间,眼前的人让我一时有些恍惚。尽管几十年未见,但岁月还是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:圆圆的似他母亲的脸蛋,那双像他母亲一样戴了副近视眼镜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,依旧带着西塘旧时光的影子,是小勤!他和爱人微笑着站在门口,眼中满是久别重逢的喜悦。

我们相视而笑,那一刻,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无声的默契。走进屋内,在客厅坐下,我给他俩沏上两杯热茶,摆上几碟点心,茶香袅袅中,我们开始回忆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往事。我提起小时候如何抱他、逗他,给他的生活添了几多乐趣;还有他小时候的调皮捣蛋,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他则给我讲了一个细节,说他知道我喜欢写作,每有习作在报刊发表,我都会拿给他们看,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!他还绘声绘色地讲述着离开西塘后的经历,从求学的艰辛到工作的勤奋,如今,他已成为绍兴技师学院的一名教师,成绩卓著:2002年,三十来岁的他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;2007年,被评为省高级技术能手;2008年,被评为绍兴市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;2009年,被评为

首届中国职业院校教学名师;他还出版过一本供全国职业院校学生用的专业教材……

他又聊起了自己的家庭生活:爱人十分能干,退休后仍不闲着,忙到到处做志愿者;女儿很优秀,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,现在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工作,最近和同在一家公司工作的同学订婚,两人都事业有成,收入不菲;小勤老父今年93岁,身体很好,现在绍兴最好的一家养老院安享晚年;最遗憾的是他母亲,我的同事、老邻居,在西塘教育界颇有名望的小学数学老师已于1998年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,享年68岁……

我静静地听着,心中满是感慨。眼前这个侃侃而谈的成熟男人,和记忆中那个青涩的少年渐渐重合。

这次重逢,没有惊天动地的场景,只是我们两家人,在温馨的氛围里,畅所欲言。但这份意外的喜悦,却如同一股清泉,缓缓流淌在心底,润泽着心灵。

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”,古人的这句名言,在今年春节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。它让我明白,真正的情谊,不会被时间和距离冲淡,无论相隔多久,无论相距多远,再次相见时,那份熟悉和亲切,依旧如初。